

Le Papillon 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店,在学校马路对面的商业区。从门口进去以后,是一排吧台,并不卖酒,只出售越南咖啡和各种茶叶包,里面全是火车包厢座位,围着窗户一圈,中间一排,粗数数,也有至少 30 个包厢。陈城 很喜欢去那里,是因为只要买一杯茶就可以从晚上一直坐到凌晨 12 点。她可以安安静静得看书,读论文。肚子饿了还可以点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粉。当时牛肉粉还很便宜,只要 4.99 一碗,但对做学生的她来说算很奢侈的。所以通常她只是要个 1.49 的越南三明治,法式面包里夹着薄薄的越南叉烧肉,黄瓜丝,胡萝卜丝,墨西哥辣椒,香菜和一点柠檬草,简直好吃到令人感动。

她喜欢这家店的另一个原因,是喜欢店的名字。Le Papillon 是法语蝴蝶的意思,精确的说是包含了蝶和蛾的一个词,相当于英文里的 lepidoptera, 并不仅仅是 butterfly,还包括了 moth。法语 le papillon 的发音也非常优美而富有韵律感,"芭碧用",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,真的是第四声的"用",轻轻温柔得发出前两个音节,然后把第三个音节突然爆破出来,简直有昙花在你眼皮底下绽放的美丽惊喜。

蝴蝶是最漂亮的昆虫,没有之一,可称之为飞舞的花朵。而蝴蝶的一生更是令人惊叹。一生的四个阶段,相当于人的婴儿,少年,青年,中年,蝴蝶的外貌完全不一样。蝴蝶没有老年。破蛹而出,羽化成蝶后,蝴蝶进入了一生最浪漫,最壮丽,最绚烂却又最短暂的时光,然后翩然而去。雄蝴蝶交配后,它们的成虫期寿命会缩短一半,但没有什么雄蝴蝶会放弃追逐最美的雌蝴蝶。和死后化蝶的梁山伯祝英台一样,如果有爱,死又何妨? 蝴蝶还有登顶的习性。号称全世界最美的伊莎贝拉蝴蝶,展翅高飞的日子只有短短的 3 天,但无论如何,它们都要带着自己美丽到极致的黄绿鳞片,奋勇向上,风雨无阻,直到登上 4000 米海拔的高峰。

有一种蝴蝶叫“帝王蝶”(Monarch butterfly)。以“帝王”来命名一只蝴蝶,这未免太夸张了吧? 不错,如若它仅仅以比其他蝴蝶大一点的翅膀赢得了这样的名号,那的确是有夸张之嫌。当你知道了它是怎样冲破命运的苛刻设定,艰难地走出恒久的死寂,从而拥有飞翔的快乐时,你就一定会觉得那一顶“帝王”的冠冕真的是非它莫属。帝王蝶的幼虫时期是在一个洞口极其狭小的茧中度过的。那娇嫩的身躯必须拼尽全力才可以破茧而出,完成生命质的飞越。太多太多的幼虫在往外冲杀的时候力竭身亡,不幸成了“飞翔”这个词的悲壮祭品。

有时候陈城想,生命的意义就是偶然,就像蝴蝶,人的眼睛捕捉到的它们,只是它们最美丽的瞬间。它们蜕皮,成长,再蜕皮,再成长时,你看不见它们。它们大肆肆虐菜园子里的菜,做着人唾人弃的害虫时,你看不见它们。它们在黑暗的蛹里苦苦挣扎时,你也看不见它们。有时,她又想,生命的意义或许是死亡。没有死亡,就没有进化,人类或许还停留在腔肠动物,或者就只是个蝴蝶。

在 Le Papillon, 陈城喜欢挑靠窗的座位,尤其是靠着 In & Out 汉堡店的那一边。In & Out 是加州的牌子,也只在加州开店。因为这个原因,受到广大加州人民的追捧,并把 In & Out 的汉堡封为全美最好吃的汉堡。对陈城来说,全世界的汉堡都是一个味道,无论是麦当劳,汉堡王还是五男子。In & Out 之所以那么流行是因为价格便宜。1.39 刀的双乳酪汉堡,59 分的可无限续杯的可乐,就连味道浓郁量又很大的草莓奶昔也只有 89 分钱,难怪众多靓丽英俊的学生趋之若鹜。

陈城坐在 Le Papillon 认真得读着一篇论文,不时抬起头看看窗外。在 In & Out 白底红字的霓

虹灯下,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,相比,Le Papillon 的生意就冷清太多了。突然,她摊开在桌上的论文一片阴影,光似乎被什么挡住了。抬头一看,庄高阳正冲着她笑。他问:"陈城,你怎么在这?"她一惊,反问:"庄高阳,你怎么记得我的名字?"庄高阳笑着答:"我科大少年班的,斯坦福的博士,别的本事没有,记性最好了。玉体横陈的陈,倾国倾城的城。"陈城讥讽他:"你就说你记性好就行了,我对你的学历不感兴趣。"高阳也不生气,问她:"你呢?你为什么记得我名字?"陈城就说:"高潮的高,阳气十足的阳,要记不住也不太容易。"

高阳听了哈哈大笑,然后就一屁股坐在陈城的旁边。陈城是个界线感很明确的人,一般包厢坐位对面有空位的话,特别不喜欢别人坐在她身旁。不知为何,她对高阳坐在她身旁居然一点都不反感。高阳看了一眼桌上的茶:"你喜欢喝 Earl Grey(伯爵红茶)?"陈城告诉他,这里卖的其他茶如英式早餐茶,泰茶,印度茶她都不喜欢,只有伯爵红茶里面只加了点橘子皮味,她还可以忍受。高阳问,为什么不选越南咖啡?她就告诉他,她喝了咖啡晚上睡不着,但她特别喜欢咖啡的香味。高阳说:"我晚上喝了咖啡后,睡觉还是能睡得象死猪一样。以后我点咖啡,让你闻。"

接着庄高阳就开始显摆他超群的记忆和渊博的知识。他对陈城说:"这家店卖的是中原咖啡(Trung Nguyen)。他家的咖啡分 9 档。从第一档到第八档越来越高级。第八档就相当于猫屎咖啡啦。"然后他又故作神秘得说:"你知道第九档是啥吗?"

陈城俏皮得问:"是啥?难道是金子吗?"

高阳说:"猫屎那档单位重量价格已经比金子贵了。第九档叫女人咖啡,一杯女人咖啡里含的咖啡因比你这杯伯爵红茶的咖啡因还低。"

陈城认真听完后说:"知道了。原来你想劝我尝尝女人咖啡。不过我也作了研究了。这中原咖啡,除了第八档是用 Arabica 豆子做的,其他八档都是用 Robusta 豆子做的。Robusta 顾名思义就是粗糙。这么烂的豆子做咖啡,就只能烤得很焦很焦,为了掩盖焦味,越南人就加很甜的炼乳。这第九档女人咖啡,不用说味道不咋的。"

高阳看着陈城眉飞色舞,唾沫横飞,侃侃而谈的样子,眼睛都直了,觉得她这样子特别可爱。然后他直视着她的眼睛说:"想起一个词,Intellectual snob,用来形容唯知识是论、以学识为至上的人,对无知或浅薄的话或语言或文字十分鄙视。经常显摆一下学识、犀利戳穿对方后扬长而去,留下一个居高临下的背影。本来觉得这个词象说我,现在觉得用在你身上更合适。"

高阳说完,陈城听完,两人相视哈哈大笑,然后就聊开了。庄高阳告诉她,他每周二,四晚上 5 点半到 7 点半到这里成人大学部上编程课,上完课就会来 Le Papillon 吃碗越南牛肉粉当晚饭。陈城则告诉高阳她经常来这里,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临走时,他对她说,"以后每周二,四,你一定来这儿啊。"她就冲着他笑,不拒绝也没答应,高阳连忙补了一句:"无论你来不来,我每周二四都会在这里等你的。上次舞会最后一个舞,我一直找你呢。"陈城心里一震。

接着的周四,周二晚上,陈城都去了 Le Papillon。这两次她都被一点事耽搁了,晚饭没在家吃,就匆匆赶去。第一次,高阳早已坐在他们上次坐的那个位置上,桌上放着一碗牛肉粉和一杯伯爵红茶。他示意陈城坐下,说:"快吃吧。"陈城就问:"我要是不来呢?"高阳答:"就一碗牛肉粉,你不来我就再吃一碗呗。"陈城又问:"如果我不爱吃呢?"高阳笑着答:"这里餐单就两样东西,你不爱吃,我就给你买 Bahn Mi(越南三明治),还是那句话,我再吃一碗牛肉粉呗。"第二次,高

阳还是坐在老位置上，这次桌上放着一碗牛肉粉，一个越南三明治和一杯伯爵红茶。

接着星期四又来了，虽然只隔了一天，可是陈城还是盼望这一天的到来。这是非常繁忙的一天，她要在小组会上讲一篇论文。头天晚上她准备到很晚。到凌晨1点多上床后，她又怎么也睡不着。熬了很久，还是睡不着，她就开始胡思乱想，想起了庄高阳，想起了他的笑容，还有他脸颊上两个酒窝。她想打电话和他聊天，又怕吵醒他睡觉，又想起她根本就没他电话号码，然后自己觉得很好笑。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，不一会儿天就亮了。

上课，小组会，主讲论文，到了下午一切都搞定了，陈城虽然困得不行，可心情很不错，就急着赶回家，准备回家补一觉。一到家，她就收到了徐红的电话。她以为徐红要找她打牌，就自说自话说：“徐红，我今天很忙，不能打牌啊。”徐红在那头说：“我没叫你打牌，就想和你聊天。”突然徐红就没有声音了，过一会儿就传来抽泣声。陈城被搞糊涂了，就对着电话喊：“徐红，你怎么了？”徐红在那头哭得更厉害了，然后就带着哭腔说，“彭宇要跟我离婚！”“啊???”陈城在这边惊得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忙对着电话说：“徐红，你先别哭，我马上过来。”一到徐红家，徐红还在哭，眼里满是泪水。陈城问怎么回事。徐红告诉陈城，昨晚彭宇对她说，他爱上别人了，要和她离婚。陈城问：“彭宇爱上谁了？”她这个问题一出口，徐红哭得更厉害了，一抽一抽的好像气都喘不过来了。陈城赶紧给徐红递上面巾纸。陈城好像已经猜出点什么了，她想起了那张恋恋风尘的海报，想起了几乎从她生活中消失的范天舒。徐红终于喘过气来：“范天舒。陈城，你不是和她的好朋友吗？你替我去和她说说。”陈城说：“我去和她说什么呀？我也好久没碰到她了呀。”徐红一下子语塞了。陈城内心想：“有什么会是永远的？结婚的时候就要想到离婚，有些人如我，连离婚的资格都没有。”然后她就被自己这么黑暗的想法吓了一跳，心说自己这种态度怎么劝说徐红，于是陈城说：“徐红，你还是冷静下来，和彭宇好好沟通一下。范天舒那边，我也只能去了解下情况。”

陈城离开徐红家不久，彭宇就回家了，他非常冷淡得对徐红点了下头，就径直进了厕所，坐在了马桶上。他点燃一支烟，抽了几口，既觉得索然无味，又提不起精神，就顺手把烟掐了。他拿起躺在地上的一本杂志，翻了几页，又读不下去。他脑子里全是下午老板开小组会时的发言。老板说，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老板他拿到了明尼苏达大学的终身教职，成了正教授。坏消息是全组都要搬到明尼苏达那个天寒地冻的地方。对大多数学生来说，老板拿到了更多的资金，实验室也更大了，在这个物理科持续走下坡路的年代，这其实是个莫大的好消息。可对彭宇来说，他和范天舒未来关系的走向就成了未知。他已经和徐红摊牌，要和她离婚，这不会因为任何其他事件的插入，而有所改变的。如果没有范天舒，他应该能够毫无留恋得离开加州。他就这样蹲在马桶上苦思冥想，也没有答案，人是除了烦躁还是烦躁。这时厕所外传来徐红的声音：“我月经来了，我得弄一下。你快出来。”彭宇完全没理会她的叫喊，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过一会儿他已听不见徐红的声音了，以为她已离开。可是当彭宇打开门，走出厕所时，却见她坐在卧室的床上，手里拿着一只鞋，那是徐红唯一一双高跟鞋的一只。她毫无征兆得猛得举起鞋就往彭宇头部的方向扔，彭宇本能得把头一偏但还是躲闪不及，鞋跟挂到他的右脸，划了好大一条口子。“这下好了，”徐红一边说着一边绕过彭宇走进厕所，“现在我们都流血了。”彭宇居然一句话没说，连脸上一点少得可怜的血迹也没有试图用手抹一抹，走进了公寓里的另一间卧室。男人心要真狠起来，绝对不只是让人心伤，更是让人觉得心冷，从头到脚，寒气逼人。

当徐红彭宇家正上演着那幕血案时，陈城匆匆得走在去范天舒家的路上。她想马上和范天舒谈谈，估计不会谈很长时间，又是星期四了，她还要赶去 Le Papillon 和庄高阳会面。

陈城到了范天纾家楼下时,看见窗户开着,也看见了天纾的象牙白窗帘。她敲了几下门,过了很长时间,范天纾才来开门。天纾说:"陈城,你不请自来啊,干嘛呢?"

陈城露出歉意,说:"好久没见到你了,想过来看看你。"

"你不是有我电话号码吗?"

陈城怯怯得说:"正好路过。我从徐红那来,我下面还有一个约会。"

天纾淡定得笑了一下:"你是不是有很严肃的事要和我谈?"

陈城停顿了两秒,终于憋出一句:"Don't kill the messenger. (不要杀送信人)"

天纾把门关在陈城身后:"进屋谈吧。"踱到沙发前然后坐下。

陈城一屁股坐在天纾对面的椅子上:"你何苦呢?"

天纾冷静得说:"你不在对岸。你不懂。不要瞎掺和。"

陈城说:"我是不懂。可是你不觉得这一切很乱吗?今天和徐红聊了一下午,开导了她一下午,她哭了一下午。她一边哭一边说,说她爱彭宇,说彭宇是她的初恋。她说他们从相恋到相爱,她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坚持。"

陈城停了一下,想等天纾接口,可是沉默。天纾面无表情,眼睛盯着前方,应该是在看那张"恋恋风尘"的海报吧。天纾的安静让陈城心里发毛,她再次开口,有点语无伦次:"你不是不喜欢中国男生吗?不喜欢他们的邋遢吗?还有那么多帅哥喜欢你,你为什么喜欢一个有妇之夫啊?你甚至不喜欢抽烟的人,丁点的烟味都受不了。彭宇可是个大烟鬼啊。"

范天纾这时开口了:"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?需要吗?"

陈城呆住了,天纾把"大话西游"的台词都搬出来了,一时气结:"这...你总不能为了给自己的爱留一片净土,披荆斩棘去伤害别的女人吧?"可话一出口,自己都觉得理由很软。

天纾叹口气说:"是三个人都被伤害好呢?还是只有一个人被伤害好呢?你或许会认为我很自私。其实我就是想,如果我要找一个 soul mate,我就要用我一生去找。如果我需要性,我就用我的一生去找我喜欢的性。我现在找到了,我是不会放手的。"

然后范天纾又激动得说:

"原来爱,现在不爱了,有错吗?原来很爱很爱,现在不爱那么多了,有错吗?原来以为是爱,后来发现不是爱,有错吗?原来爱的是一个,后来爱另外一个,有错吗?明明不爱了,非要违心地说爱,是对的?明明爱,却要违心地不爱,是对的?"

陈城听了,心中真是五味杂陈,感情这事,居然比计算机 P/NP 问题还复杂,还无解,只能跟着叹

口气，幽幽得说：“情感这东西，真是麻烦啊！爱情真是不能承受之沉重。”

天舒这时候说：“其实爱情是不能承受之轻。我就是希望有一个我爱他他也爱我的人，踏踏实实得用他所有的份量压着我，很重很重，让我真正感觉我离地面那么近，我真实得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就想一辈子好好爱一次。”

昨晚几乎一晚没睡，又听了天舒这番惊世骇俗的话，陈城觉得脑袋痛得不得了，好像要爆炸了。天舒的“用他所有的份量压着我”在她的脑子里回响好几遍。终于她对天舒说：“我走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然后她就往 Le Papillon 赶，这次她又晚了，庄高阳又是坐在老位子，那个靠窗的，对着 In & Out 的位子。桌上还是放着一碗牛肉粉，一个越南三明治和一杯伯爵红茶。陈城看着这一切，突然想哭。不过她还是坐了下来，开始吃那碗牛肉粉。吃完，她就从书包里拿出那本著名的又厚又重的“数据结构和算法”读。高阳问：“三明治还吃吗？”她摇了摇头。读着读着，她觉得困得不得了，就趴在桌子上，没想到就睡着了。加州白天阳光灿烂，可到了晚上还是很凉，Le Papillon 的冷气又开得太足，高阳看陈城睡得那么熟，怕她着凉，就到车上拿了他周末去海边带着的浴巾，回来给她盖上，又把她身体放平在座位上。陈城就这么睡啊睡啊，睡得昏天黑地。快到 12 点，高阳就去拍陈城的脸，说：“陈城，你醒醒啊，店要打烊了。”陈城毫无动静。高阳看着她娇艳欲滴的嘴唇，面若桃花，孩子般的睡容，突然有俯下身去亲吻她的冲动。他喉结动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忍住了，又去轻拍她的脸，这次陈城睁开双眼醒了。高阳说：“店要关门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庄高阳开车把陈城送到楼下，陈城说了声再见就往楼上冲。高阳突然想起什么，摇下车窗，对着陈城的背影喊：“陈城，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”陈城停住了，回过身，呆在那，久久得看着高阳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：“2-1-1-3-8-5-3，庄高阳，我只说一遍啊，你记住了啊！”那天是满月，一轮巨大的圆月挂在天空上。据说，圆月的夜晚，人的情感特别丰富，高兴的人特别高兴，忧郁的人特别忧郁。

当天晚上，彭宇一直都睡不着。数了几千几万只羊，还是睡不着，最后他挣扎着爬起来，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打开冰箱，里面空空的，只有半瓶老干妈和一个干瘪的红土豆。彭宇盯着土豆看了很久，脑子想了下所有烹调后下酒的方式，最后放弃了，关上了冰箱门。月光中，他点燃了一支烟。

星期六下午，陈城正在家做作业，电话铃声响了，一接，是我阳。陈城兴奋得说：“你真得记住我的电话号码了？”高阳在电话那头说，“是啊。很好记啊。21, 13, 8, 5, 3，倒过来不是 fibonacci numbers 吗？”然后他对她说，“我的科大师弟今天生日开晚会，就住在你附近，我接你一起去啊？”陈城忙不迭得说好，扔下作业，赶紧梳洗了下，涂了点口红，坐在屋里等。

到了科大师弟家，陈城发现这个高阳的师弟，也是她在计算机系的师弟。满屋子大部分是男的，加陈城总共才两个女生，空气里满满得飘着睾酮的味道。大部分男生是科大毕业的。这些科大男生们，人手一瓶啤酒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。他们聊的话题高深得有趣。陈城听见一个男的问：“作为人类物理和数学顶级开山大师，牛顿早年成就辉煌，单就物理方面发现的东西已经让我们的学生时代苦不堪言，由于低速运动几乎都可得验证，那么牛顿在物理方面的哪些成就足以获得诺贝尔奖呢？”另一个男生就愤愤得回答：“把牛顿跟撕石墨纸片的放在一起，这不是侮辱牛顿吗？”第三个说：“牛顿式望远镜就足够得诺贝尔奖。”这时刚刚问问题的男生似恍然大悟得说道：“这个奖应该叫牛顿奖，牛顿也不会给那个叫诺贝尔的人发这个奖。”

还有一堆男生聚在一起聊车。男人聚在一起聊车和女人聚在一起聊包包衣服时尚一样，真是

抑制不住的虚荣无聊，俗气侧泄啊！一个说选车要选单位加仑里程数最高的，一个说选车要选出售时残值最高的，更多的是为自己开上宝马 335i, X5 而欢欣鼓舞，还有的在畅谈各种高性能引擎。个个都有那种风流倜傥，阅车无数的劲头，似乎当哥退出江湖，江湖上仍在流传哥和哥的车的传说。

当知道陈城是北大毕业的，那些男生又七嘴八舌得说：“科大女生太少了。如果哪天在万男攒动的主干道，走过一个长得还可以的美女，那真是一个白天鹅飞掠过一大群麻雀乌鸦的感觉啊。”还有的说：“北大我去过，那是美女与帅哥齐飞，恐龙共青蛙一色。好在北大科大长相上均值和方差都差不多。北大和科大女生长相差别在中值。”大家就狂笑起来。聊完大家就开始打牌。

打完牌晚会就算结束了，高阳陪陈城走路回家。路上他问：“刚才那副 4 黑桃，你为什么要飞牌？”陈城说：“安全打法只能拿 9 墩，飞牌失败就是 8 墩，缺 1 墩和缺 2 墩的区别。我不关心墩多墩少，只关心做成还是做不成。所以飞牌是我唯一的选择。”

高阳听后，抬杠说：“唯一的选择并不是选择，而是无法抗拒的必然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看见一个留着骆驼胡子的很有艺术家气质的年轻人，手里拿着个啤酒瓶，摇摇晃晃得走过来，突然他倚着路边一棵树，就开始吐，显然是喝醉了。庄高阳就对陈城说：“加州公共场所是不能喝酒的。”她问：“这是公共场所吗？黑灯瞎火的。”高阳答：“只要能被外人看见，在一个开放空间，就是公共场所。”她又问：“那你准备怎么办？打电话报告警察吗？”高好笑了：“我们当没看见吧。”

然后他停下脚步，若有所思，问陈城：“你会喝酒吗？喝过吗？”

她答：“喝过，就小半杯啤酒。我酒量很差。”

高阳就说：“我酒量也很差。要不我们买点酒喝，试试我们酒量的极限是多少？”

陈城被这个想法激动了，说：“好啊！”

到了超市，她指着 24 瓶百威一包装的，说就买这个，这个算起来单瓶最便宜。高阳就说：“这也太多了吧？”她说就买 6 瓶的。他说，还是买一打吧，免得不够。两人又走到海鲜柜，高阳正好看见有冰冻的智利鲍鱼，大概一盒三个 15 刀左右，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不用切了扔掉的那种。高阳就问：“饿了吧？我给你做鲍鱼面。”

回到陈城的家，高阳立即把鲍鱼化冻，稍稍把外面的黑膜洗干净，切片，用热水焯一下，然后用热油爆一下姜丝，鲍片下锅翻炒片刻，淋上一点点豉油，再加葱丝，最后淋上菱粉勾芡就出锅了。陈城看着我阳在厨房里的熟练身姿，都有点呆了，觉得他今晚特别帅。正好她煮的面也好了，把鲍鱼盖在面上，真是有一种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感觉。这是陈城至今吃到的最好吃最奢侈的面。

他们就这样边吃边喝边聊。空酒瓶越来越多。过一会儿，下面膀胱就受不了了，两人轮着开始上厕所。陈城说高阳把厕所弄脏了，让他坐着尿，高是说“我是男的，下次我对准就行了。”再喝了一会儿，再聊了一会儿，高阳晕乎乎又进厕所了，还没尿完，陈城也进来了。原来他忘锁厕所门

了,她就斜倚着墙看他撒尿。高阳就说:"别看。小姑娘也不害臊?"就背对着她继续尿。突然陈城从后面抱住高阳,说她从没见过男人撒尿,手伸过来,要给他把尿。高阳看着陈城白嫩纤细的手指,无法说不,就让她把着了。

两人再回去继续喝,这下聊的话题就露骨了。庄高阳就说他的尿技是奥运水平来着,说他平均能抛四五米远,他还说练成高超的尿技也是有窍门的,总结起来就是"八成足,六分硬"。尿量以八成满最佳,少了压力不足,多了一掏出来就憋不住,肚子里没有回旋运气的余地。最重要的是枪管儿要六分硬。太软枪管不直,里面阻力大,也不好控制方向。太硬了捏起来费劲,不好束流。练到后来,一掏出来就软硬适度,真正是召之即来、来之能硬。陈城听到这就一脸坏笑,说:"我不能见识见识,这枪管儿到底怎么召之即来、来之能硬?"

高阳也不含糊,马上解了裤子,老二一见陈城果真就又立起来了。陈城然后就笑得花枝乱颤,伸出手就握住了它,上下得套弄。喝多了酒真麻烦,高阳又想上厕所了,回来就软了。这次他好像完全喝高了,稀里糊涂得就央求陈城给他撸。她居然毫不犹豫,上去就用她的纤手给他撸着。高阳醉得身体其他部位都软着,不想动也没力气动,就斜倚在沙发上,看着陈城卖力的手和她象红苹果的脸,醉眼朦胧得等着最后的高潮。

突然,陈城的脸由红变白,呼吸急促起来,眉头也锁住了,她放下高阳的老二,用双手捂住嘴,就往厕所冲。还没到厕所,就哇得吐了一地,然后她就蹲在那起不来。庄高阳一下子酒醒了,赶紧拉上裤子,关了拉链,跑过去把陈城扶起来,把她拉到厕所的水池边,拍拍她后背,用水给她冲了下脸,接着拿干毛巾轻轻得仔仔细细得把她的脸抹干。抹毛巾时,他感觉一阵心疼。当你心疼一个人的时候,爱是不是已经住进了心里?温柔可以伪装,浪漫可以制造,美丽可以修饰,只有心疼才是最原始的情感。

吐干净了,陈城好像舒服了很多,打了好几个哈欠,眼皮直往下搭。高阳把她扶上床,给她盖上一层被子,就准备走。突然他的手被她拉住了,听见她说"别走!"回头一看,她眼睛闭着,接着就听见她咕啾:

"喝酒的感觉真好啊!你知道吗,我 stop sign 停三秒以上,开车永远在限速以下。去餐馆吃饭,午餐一律小费 15%,晚餐 20%,不多一分,也不少一分。小时候考试考 99 分,都会不开心。不了解我的人常常以为我乐观开朗,热情洋溢,其实这都是假象。只有和你在一起,只有喝了酒后,我才能做回我自己。喝酒还真挺好玩的....."

然后她就没了声音,睡着了。

高阳深深得叹了口气,清理完地毯,轻轻带上门走了。

